



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

安吴青训班的革命往事

□ 韩伟

红色记忆

出陕西西安市区向北约一小小时车程，跨过渭河，就能到咸阳市泾阳县的安吴镇，知名的安吴堡吴家大院即坐落于此。这里曾经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培训青年干部的所在地，上万名毕业学员由此走向晋西、走向华北，走到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被赞誉为中国“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革命青年的熔炉”。笔者曾经多次参访安吴堡吴家大院，瞻仰青训班旧址。如今，经过一番修缮，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重新布展开放，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似乎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充满了青春理想的峥嵘岁月。

1931年日本反动统治者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进一步扩大侵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积极争取和团结社会各界力量，筹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东北、华北以至大半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广大青年面临失学失业，甚至无家可归的境地，国土沦丧却报国无门。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日主张，立刻受到青年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投身抗战事业。当时，很多青年人获知陕北公学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教授抗战知识与技能，纷纷要求赴延安学习，但延

魏光燾：修路又办学的晚清名臣

□ 李晓巧

19世纪70至80年代，左宗棠挥师西征，巩固边疆，有两个得力干将，一文一武，武是刘锦棠，文是魏光燾。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刘锦棠的军功，知者甚多，而魏光燾其实也是晚清政坛上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物。

在西北修路植树筑城

魏光燾（1837—1916年），字午庄，清代邵阳县金潭人。咸丰六年，投军曾国荃的湘勇，累功升知府，加盐运使銜。多年转战中，魏光燾不仅锻炼出很强的军事能力，而且展示出了他的出色管理才能。同治五年，他随左宗棠赴西北，在军中办理营务，因工作细致高效，深受左宗棠信赖。

同治十年，左宗棠离开平凉西进，向朝廷保荐魏光燾任平庆泾固道台，管辖当时的平凉、泾州、固原等地，负责善后工作，魏光燾开始从一名戎马武将转型为地方行政官员。

西北修路。道路不畅、交通不便，是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的长期状况，也是当时左宗棠军队巩固西北边防的一大障碍。

魏光燾率领的军队长期驻扎在从平凉经六盘山到定西一带的陕甘大道，这一段路是嘉峪关内最难走，也是最难修筑的路段，魏光燾带领将士们克服种种困难，自泾州至兰州开辟车马大道1000余里，确保了西征线路的畅通，同时也惠及百姓民生。如左宗棠所奏：“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至平远以达惠安堡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魏光燾为西征筑路的业绩受到朝廷嘉奖。

古丝绸之路在陇东地区的咽喉要道三关口，是条多年失修的古道，“山石犖确，杂以潢流，夏潦冬雪，行者苦之。坡前旧通小道，西出瓦亭驿，乱石崚路，车骑弗前”。光绪元年二月，身为陇东地区军政长官的魏光燾决定修复三关口大道以便军民，以三关为中枢，分别向东西两边延伸20多里修路，“凿隘就广，改高即平”。当年五月即完成工程，“行人蒙福，去就安稳”，魏光燾修路之功被官民称颂，时任陕甘学政的吴大澂特意撰文记载其事。魏光燾率军修筑道路，对当时西北交通建设、左宗棠西征成功作出了贡献。

植树护路。魏光燾所部不仅派专

门勇丁对道路进行保养维护，而且还栽种柳树等行道树给行人驱马遮阳休憩。现存崆峒区博物馆的《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文，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西北的社会状况和道路情形：“西陲构祸，陇东为烈，甚至道周树木存者寥寥，满目荒凉，不堪回忆。”魏光燾作为首任平庆泾固道台，一面劝课农桑、恢复经济，一面修路植树，“制府左侯相（左宗棠）檄各防军夹道植柳，意为居民聚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而畅皇风也”。从同治十二年开始，历时6年，魏光燾带领士卒沿驿路种植柳树不下20万株，成为内地通往新疆驿路、陕甘大道上一道独特的历史人文风景，既保护了车马大路，也方便了行人百姓。

修治城垣。魏光燾对辖区内新设州县城垣治所，以及原来府县城垣、衙署、祠庙、堡垒、驿馆等，都分别进行了兴建和修缮，使得当时通向西北的重要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当时道台驻地平凉城有四座城门——和阳门、来远门、万安门和定北门，都已年久失修，魏光燾带领部属对平凉城进行了修缮。在《重建平凉四城楼及修葺城垣碑记》中，魏光燾记述了修城经过：“重建四楼，伤将弁兮，监于斧钺绳墨……沿堞造房四十六间。”修葺城墙使平凉城的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城貌观瞻也顿然增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修筑工程的经费都是在左宗棠支持下，由魏光燾组织募集而来，对此，左宗棠曾上奏朝廷：“（修筑）所需经费皆由各营随时捐发，并由魏光燾陆续捐给经费银八千七百余两，以上各工，业经委员勘验，均已完竣坚固，此关内东路一带兴作工程之著有成效者也。”修城墙、建公房不花公款，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东西。

总的来说，魏光燾担任平庆泾固道台时，勇于任事，官声很好。经过几年综合治理，平凉城呈现出“人民渐集，土地日阔，年丰岁稔，物阜民安”“商旅辐辏，百废俱兴”的可喜局面。时任西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评价：“（魏光燾）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流，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俱兴”“魏道（光燾）安详练达，一时之选”。光绪七年魏光燾擢升为甘肃按察使。

光绪十年，在左宗棠的推动下新

疆建省，刘锦棠出任第一任巡抚，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一职经严格挑选后，由文武兼备、业绩突出的魏光燾担任。

在地方办学力倡文教

魏光燾的办学情结受左宗棠的影响。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尽管军务冗繁，却很重视文教，积极倡导修复兴办书院。据史料统计，左宗棠在陕甘期间带领部属兴办了至少15所书院，修复了近20所书院。其中，魏光燾在平凉兴修的柳树书院最为突出，“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佳树成林，尤称胜境”，大得左宗棠称赞。

担任新疆第一任布政使后，魏光燾亲手创办了新疆第一所公立中学——新疆博达书院，这所学校即现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前身。光绪二十五年，魏光燾升署陕甘总督。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调补云贵总督，后兼署云南巡抚，在任期间，力行新政，创办武备学堂，募练新军，筹办团练，巩固边防。在云贵总督任上，由他倡导在昆明、贵阳等大城市建立了多所中小学堂，并挑选土子出洋留学，对于开启民智、提升云贵地区的文化教育作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魏光燾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后，他对新政和教育更加关注，整顿水师学堂，推行机器水电制造各局，扩充师范、格致、译电各学堂等，尤其是任上建成三江师范学堂，使他获得了“近代教育奠基人”的美誉。三江师范学堂是清末实施新式教育后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现在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将其视作自己学校的历史起点。三江师范学堂的发起人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而主要组织实施者，则是魏光燾。

魏光燾地方行政经验丰富，深知晚清社会弊端，意识到中国的崛起首先要依靠教育，他曾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国事待人才而理，人才资学校而成。”魏光燾热心办学与左宗棠的“兴教办学”思想大有渊源，同时与其人生经历也颇有关系。魏光燾小时候家贫，没有读过什么书，更没有任何科举功名，但是经过多年刻苦自学，文章晓然畅达，学识与日俱增。



魏光燾移官新疆与朋僚分别时写了一首诗：

嘉峪山头古关上，六年两度记同游。
天然万里中西界，独立三边锦绣楼。
莽莽河山春入画，悠悠秦汉岁如流。
重来驻马登高望，一带长城远迤悠。

此诗格局宏大，文墨斐然，很有意境，可见才学不俗。魏光燾在近代文化史上还有一大亮点：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的族侄孙，刊印魏源著作《海国图志》100卷本行世，既传承了家族文风，也为近代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同时，魏光燾也是位很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魏光燾应诏募兵北上，在辽东海城等地与日军多次接仗。尤其是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日军进犯牛庄，魏光燾带领清军与日军激战，英勇杀敌，给日军以重创，虽然最终因部队伤亡过大而退，但魏光燾为国敢战的气概风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称赞。

后期，魏光燾的仕途并不顺利。在魏光燾任两江总督的第二年，受到清廷权臣铁良弹劾，先被剥夺了两江地区勇营武装的领导权，后调任闽浙总督，至光绪三十一年被开缺回籍。宣统三年，清政府再次任命魏光燾为湖广总督，魏光燾未赴任。1916年，魏光燾在湖南老家去世。

无论是巩固西北，还是在地方办学，魏光燾都尽心尽力，忠于国家、造福百姓，并展示出杰出的才能。魏光燾继承左宗棠衣钵，能文能武，无论“修路道台”还是“办学总督”，都留下了不凡的政绩，是研究清末政局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故乡紫尾子记

□ 施崇伟

我老家住在重庆綦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

村头叫云店子，靠近集市，每天有三路从县城路过的班车在此下客、上客，非常热闹。到我家要沿泥石路往西走。首先要经过一大片黄黄绿绿很有气势的橘林和庄稼地，这里没有人家，接着再拐过一个弯，景象就变了。哗哗的水声扑面而来，綦江河在河滩蹦跳着流来，清清河水平映着河边草。鸡鸣、犬吠声接踵而至。有时，渔船上的船夫在嚷嚷着，向岸上报告着鱼汛；有时，一群浣衣女子用捶衣棒击打着衣裳，欢声笑语。茂密的竹林环绕在周围，只有七八户人家的这片院落和河岸，生出个土俗的地名，叫紫尾子。这就是我的故乡四五十年前的场景。

我家老屋与河边就一棵树的距离。老黄葛树的主干在我家门口，枝冠伸到竹林，团团树叶和竹叶尖尖，挨挨挤挤，扶肩携手般亲密，像我和紫尾子的小伙伴。

那树，那竹，春来绿枝，秋去叶落，造出一番景致。紫尾子年岁最大的是我爷爷，他干活累了，就在树下闲坐，看涨水、看船过，一坐就半天不动。我问他：“黄葛树和你，哪个更老？”他捻着白胡须，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小时候看到这树就有这么高、这么壮。”“谁栽的？”“我小时也

问过老人，没人知道是谁栽的。”“那片竹子呢？”“也没有主人。”没人栽，没人管，任意生长，树长出华盖的密致，竹生成浓郁的翠。

石头垒、泥砖砌，搭建木檐子，覆盖茅草或青瓦，各家各户的老屋，都是祖辈建造，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有的墙泥脱落，用灰泥补过；有的梁生虫蚁，拿铁丝来个五花大绑。遇到大风，一些经久的老屋摇晃着，随时都像要倒塌；如果暴雨来了，好多户人家，都是屋外大雨、屋里小雨，从破瓦缝漏下的雨滴落在接水的盆里，叮叮当当地响着。

我家老屋是照壁墙房子，仄仄斜斜，老态龙钟的样子。关严门窗，却堵不住墙上裂缝。爷爷禁不住漏进的寒风，咳嗽得厉害，也揪痛着家人的心。父亲母亲节衣缩食地筹款，打算把挡风那面薄薄的照壁换成泥砖。

春天来了，竹林开始吐笋，河边活泼泼清绿起来，第一轮涨水漫过了河滩的卵石。最妙的是黄葛树上筑起了鸟巢。清晨，和鸟啼共鸣的是一阵有节奏的“咚咚”声。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出门一看，一身大汗的父亲和母亲在坝子忙活着。坝子里堆着泥土，妈妈蹲在土堆旁，她的身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她不停地往木匣子里添加着泥土。爸爸举着一根长长

的圆形木头，用力地将木匣里的泥土筑紧。随着他粗壮手臂的上上下下，木匣子的泥土被筑成了一块块的方形泥砖。原来，他们是在用泥土制作泥砖，用泥砖来建新房子。

“咚咚咚”，像是击鼓，竹园回应来脚步声、说话声。邻居们从四面赶来，挑着堆满黄泥的担子，搬来筑泥砖的木匣，担着盛满水的木桶，我家坝坝顿时人声鼎沸起来。紫尾子的老少爷们都来了。挑泥的、碎土的、筑砖的，繁忙得像秋收时的田野，连彭家叔叔那条黄狗也来凑热闹。

人多，事就办得快。几天光景，堆在院坝的泥砖层层叠叠像一座小山。又几天过去了，小山似的泥砖变成了我家老屋的新墙。搬进泥砖房那天，爷爷的咳嗽变成了笑声。但笑声也被喧闹声盖过了。一湾子人闹成一片，男人划拳喝酒，女人聊天吃饭，娃子们桌上桌夹两片肥肉塞进嘴，还没吞下去又追跑到了院子外。那热闹的情景、互助的亲情，深深镌刻在我快乐童年的记忆里……

近些年，集镇搞起了旅游，么店子越发繁华了。来来往往的，很多是远客。我在么店子下车，我是回家的故人。

公路两旁，坐落着一些陌生的高楼。以前的泥路已铺了黑油，踩在路面，光滑得让脚不习惯。拐过弯，哗哗水声传来，四下望去，没有了渔

船，也没有了操着乡音的浣衣女，新修的滨江大道上，几只闲散的鸡在觅食，狗在太阳下打盹。不习惯嘈杂的我，倒觉得更适应这里的静谧。

新修的紫尾子，仍是那群矮矮的房子，但老屋的墙壁都被粉刷得雪白。虽然都翻新了个遍，却仍然被竹林包围着，看不到屋顶、瓦檐。还是那七八户人家，只是，人已经变了些样。曾经的童年小伙伴和我一样，大多去了远方的城市；爷爷和一些老人，都已经故去；父亲、彭大叔，白了发，掉了牙，悠闲地坐在老树下，喝茶，下棋，慢吞吞说话。另一张石凳上，母亲正在用手机打视频电话。我凑过去，视频里的女孩，是我的女儿。我认出咖啡杯后面的背景，是上海新天地。

我住回了老家。綦江河水哗哗，枯了，涨了；黄葛树长了新芽，落了黄叶；竹园，还是那个竹园；风一吹，老树和新竹挨得紧紧，风再一吹，又轻轻疏朗开去。

